

狐狸的桂冠

——李歐梵當選中研院院士

◎ 蔡淑華

作家和學者，空間上從台灣至日本、美國、德國；時間上有戰前的「老大家」，也有戰後活躍的新世代，包羅甚多甚廣。最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期精心的特別企劃，挑選台灣文學的重要議題來製作特集，凸顯問題意識和研究趨向。《台灣文學英譯叢刊》已經製作完成的有：「原住民文學」「文學的社會關懷」「都市文學和情色文學」「旅行文學」「文學和自然、環境」等專題；而從2001年以迄2002年最近的四期，所做的專題探討則有「民間文學」「兒童文學」和「女性文學（一、二兩集）」等。以民間文學的專題為例，內容從民間傳說、故事到歌謠；從民間文學概述，個人作品特色到族群特色的論述，均包含在內。可說層面寬廣又極為深入。

《台灣文學英譯叢刊》自1996年8月創刊到2002年底，業已出版12期，每期150頁以上不超過200的篇幅，都保持高度的水準。我們從已出版的各期不難看到主編者杜國清博士的用心、持之以恆的精神與致力在國際紮根推廣台灣文學堅定不移的信念。相信此一努力爾後仍會繼續下去，對於《台灣文學英譯叢刊》的未來，值得我們拭目以待！



圖47 李歐梵以現代文學研究，獲中央研究院院士頭銜，是中研院史上少有的殊榮。（嚴小實 翻拍）

長期浸淫於研究與教學工作的旅美學者李歐梵，2002年堪稱雙喜臨門，一是榮獲中央研究院第二十四屆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院士頭銜，為近年少有的、以現代文學為鑽研重點當選院士的；再者，則是在年過耳順之際，仿沈復《浮生六記》的體例情調，與新婚妻子合寫《過平常日子》一書，澎湃且纏綿地鏤述兩人結識、相戀，終於成婚的經過。若當選中研院院士代表對他的學術研究成果的肯定，那麼，《過平常日子》的完成，則是個人生活境地的理想臻至。兩者相繼達成，正似李歐梵對一向自持追求的「浪漫主義」的雙重踐履。



圖48 李歐梵長年浸淫於中國文學與文化。對現代和後現代的種種情狀，有深入的觀察與功力。（林祝如 摄）

早在七、八〇年代，李歐梵即以「浪漫主義」與「魯迅」相關論述馳名。他將研究焦距設定在「五四」至三〇年代之間，在盈耳的「寫實主義」聲中，另闢蹊徑，勾寫出「浪漫主義」精神在中國新文學的遞嬗演變中，所產生的特殊影響，以及對現代化進程的推湧之力；同時，李歐梵點破被神化的魯迅形像，以更具時空脈絡的解讀方式，重新賦與魯迅在「傳統與創新」這一時代命題上的歷史意義與定位，並依此寫成《中國現代作家浪漫的一代》（1973年）、《鐵屋中的呐喊：魯迅研究》（1987年）等具代表性的論述。之後，李歐梵更廣拓範疇，除了將目光聚焦於清末民初的《申報》等報刊雜誌，追溯中國「批評空間」的肇啓，上海與香港的殖民文化、城市頽廢美學，以及電影、媒

體、廣告等文化研究領域，更成為他追索都會文化的又一章。李歐梵以愈趨繁複多元的路徑，不斷持續探鑿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現代性（modernity），乃至於徘徊於現代與後現代間的情狀。譯輯多年相關文章而成的《現代性的追求——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》（1996年），以及多方尋繹上海城市語境的《上海摩登：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（1930—1945）》（2000年）等論著，皆為擲地有聲之作，其間所述及的時代性文化論題，之後亦成為探討相關議題的中文研究者，不能不援引參考的對象。

就讀於台大外文系時期，李歐梵與白先勇、王文興等同班同學合辦《現代文學》雜誌，赴美後曾於芝加哥大學主修國際關係，後轉往哈佛大學主修中國近代思想史，兼及現代文學，現為哈佛大學東亞語文學系中國文學教授。如此背景經歷，促成了李歐梵在學術領域裡，文史兼治、學貫中外的特色，而常以較大的史學視角，觀照文學文化的脈絡演變，並反對一般粗略的文學分期方式，認為一切都從解釋中來，無所謂傳統。

儘管研究方向直指近代文學史、思想史上之犖犖大者，予人坦率任真印象的李歐梵，卻不以高蹈的理論炫技懾人，亦不故作姿態，反而常常展現出精神上的高度自由與性情裡的浪漫。

李歐梵有著雜食性鮮明的品味與興



圖49 李歐梵作品書影。坦率任真的李歐梵，不以高蹈的理論炫技懾人，亦不故作姿態，反而常常展現出精神上的高度自由與性情裡的浪漫。（林祝如攝）

趣，這從他最為人知的「刺蝟與狐狸」說，即可窺知。此典源出於社會學大師以撒·柏林（Isaiah Berlin）的《刺蝟與狐狸》一書。相對於刺蝟型的人相信宇宙一切可以憑一個系統來解決，李歐梵自謂是狐狸型的人，「這裡聞一聞，那裡嗅一嗅，這裡弄一點，那裡弄一點。我一方面是懷疑，一方面是好奇。」（《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》，1996年）此語蘊含謙抑自嘲意味，但其實透露出李歐梵駁雜的興趣，與廣闊的視野養成。而此「狐狸」心態，再行闡述，亦正好與他近年受西方傅柯、薩伊德等人學說啟迪，強調知識分子應採取一種「邊緣」位置，對主流中心予以批判的立場兩相呼應。廖炳惠即指出李歐梵對華人文化的觀感，與其「狐狸作風」是相聯屬的：「他反對過於嚴肅正統的視華人文化為單一中心，將各種差異的文化想像排除在已被良好鞏固的單一正統之外，

而抑制多元論述的自主性及發言空間。…

…因此他提倡以狐狸般四處奔竄、懷疑好奇且圓滑世故的方式，來形成一個多元主體位置。」（〈李歐梵的浪漫與現代探索〉，《文訊》2002年10月）

強調多元主體的作風，一則影響學者的研究路向，再者，亦形塑其躍動開放的敘述筆調。結集評論文章而成的《狐狸洞話語》（1993年），閃現了敏銳直率的批判風格；隨筆式文集《音樂的往事追憶》（2002年），則突顯家學淵源與品味。除此之外，對小說創作的真誠投入，更可謂是李歐梵浪漫的另類展現。97年香港屆臨「回歸」，觸發了李歐梵書寫小說《范柳原饑情錄》（1998年）的動機，他延續張愛玲〈傾城之戀〉等小說的生命，敷衍成



圖50 李歐梵自謂是「狐狸」型的人，凡事充滿懷疑與好奇，其實也展現出他多元主體的作風。（林祝如攝）

李昂—— 第一位女性 賴和文學獎得主

◎ 嚴小寶

篇，流洩對張愛玲、對香港、對都會風情的傾嚮；自謂是第二本小說習作的《東方獵手》（2001年），則是朝通俗間諜小說發展，筆法古典與現代並濟。李歐梵創作時常打破封閉文本，將小說與個人現實生活兩相織就，虛實交織，有自娛娛人意味。近作《過平常日子》，更是將個人情懷表露無遺，堪謂是不老的浪漫文人。

在普遍嚴肅、理性、講求實證的研究氛圍中，李歐梵以現代文學研究成果獲選中研院院士，頗具階段性意義，亦蘊含將古典與現代文學相接軌的趨勢。評者以「但開風氣不爲師」稱之，點出李歐梵的超越之路，不擁以自重的學術態度。而他不一味埋首書堆、不將學術導向枯槁無生意的作風，確然是對浪漫主義的最高頂禮，展現了另一種渾然自成的迷人風範。



圖51 李昂，是賴和文學獎第一位女性得主。文學路上獲獎無數的李昂說：「這是第一次未參加應徵而由主辦單位主動頒發的大獎，我覺得意外與光榮。」女性主義學者邱貴芬認為：「賴和文學獎終於頒給勇於批判且具爭議性的女性，在台灣文學史上，有其特殊意義。」（賴和文教基金會提供）

由賴和文教基金會主辦的「賴和文學獎」自1991年設立以來，歷屆得主都是男性作家；2002年第十一屆賴和文學獎，終於產生了第一位女性文學獎得主李昂。

李昂（1952～）本名施淑端，出生於古色古香卻傳統保守的鹿港鎮，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畢業後，到美國奧勒岡大學修習戲劇碩士。李昂以小說聞名於台灣文壇，早期有《混聲合唱》（1975）、《人間世》（1977）、《愛情試驗》（1982）、《殺夫》（1983）、《花季》（1985）等，九〇年代以後有《迷園》（1991）、《甜美生活》